

後漢書

獨行方術

四六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在狷乎

庸常也 中和可 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狷狷之人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 夫子之言而釋狂 狷之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

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

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

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全  
石而剖析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霜而甘  
心於小諒載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武張蹈義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  
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  
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措首也載之則真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  
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  
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  
春秋仕於列郡成帝末始二年有日食之災  
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列舉玄  
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  
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  
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  
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  
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

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

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妖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詵詵

兮宜爾子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

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

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臣聞之怛然

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

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

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

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

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存無

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

既不省納故久稽即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

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

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

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

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

衣直指出討姦滑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暉等

用本

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  
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綴捨變易  
姓名聞竄歸家聞私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  
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  
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  
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  
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  
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  
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  
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  
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  
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  
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捷為  
費貽不肯仕述○劉攽曰按文亦乃漆身為  
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

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一人秩六百石

###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曾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

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日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復政仁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陸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乃還也未聞

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

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

論語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

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

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

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

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

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主嘉為郎

以死

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為任末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

更視曰世適平自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

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媽州東沮音阻

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

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



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

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

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

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

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

萬除父奉為郎中

###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

年騎都尉弓里戎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列到太

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戎見序奇之上

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

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

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

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

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

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

將因以節槌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

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  
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  
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  
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  
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又客思鄉  
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

舊瑩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

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  
得休也休假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

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  
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

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  
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

武職秩比一千石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  
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

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

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  
任座回折之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前  
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  
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  
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刈辟從  
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刈請脩  
守兵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  
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

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  
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  
守服也

###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  
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  
以苦毒王民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  
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

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  
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  
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  
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  
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  
武使入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  
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  
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  
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  
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持  
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  
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  
燕○劉放曰案文少一有字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  
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  
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豈可以  
與紹嗣封為正公於汝墳也

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  
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  
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  
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  
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  
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  
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  
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  
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

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  
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  
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  
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  
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  
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  
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汎少遊太

學為諸生與汝南郭舉為友劭字元伯二人  
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適  
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  
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  
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  
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  
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  
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  
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  
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  
以爾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  
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  
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  
之服儀禮喪服要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  
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  
朋友麻注云朋友  
同道之恩相為服名然經帶投其葬日馳往

禮才十一喪服  
朋友皆在化  
則祖免歸則已  
謂無親者當  
為之主每至祖  
則祖免則去冠  
以之以免舊說  
以為免冠  
一寸已猶也  
有主則止也

若幼少則未  
小記曰大功  
主人之喪者  
年者則必為  
再祭朋友  
相而已曰既  
義合故無親  
世時謂小飲  
冠括髮時引  
記者證朋友  
能為主大功  
上者為之再  
練祥朋友輕  
之虞祔而已  
友麻朋友雜  
難有同道  
恩相為服總  
經帶檀弓曰  
居則經出則  
六服吊服也

赴之式未及到而發引既至壙將窆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  
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  
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  
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  
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  
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  
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  
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叩喪  
叩柩也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  
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  
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  
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  
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  
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  
不應舉別茂才四遷荆列刺史友人南陽孔  
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為新野縣阿里街



平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

迎式之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

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

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

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晨門肆志於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長門肆志於

抱關解見張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

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為

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

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

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

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

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

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特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

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滄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閒相

王恠傳

王恠字少林恠音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

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

金

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華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在何意卿乃葬之六恩又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繁亭

繁音

亭長曰亭有鬼

之元

自俱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牒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縊，寃之聲。牒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地，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牒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牒曰：汝河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牒

枉街賊

曰：當為汝理，侵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

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

投本自

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舉孝廉遭母喪適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  
絕命

###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闕  
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  
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  
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

評以名民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  
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  
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  
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  
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  
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  
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

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察之續曰因食餉囊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劉放曰案文上當當作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陳嘉之上書

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仲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衰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

鄭音

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階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

階

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其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丞官

###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

衣

遯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  
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  
置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狀而教充離開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  
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  
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  
自殺之股闕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  
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

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  
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  
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  
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太將  
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不借下音假音子夜反以充  
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  
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  
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  
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



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王猶甘於肉遂出徑去嚙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猶非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徒反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

之元哉  
有  
以異

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  
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  
為起墳家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  
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  
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  
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  
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  
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

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

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

記書也

雲

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

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詭求無已

說文曰詭

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

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

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綉以去主

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

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  
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  
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  
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  
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  
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  
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

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  
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  
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  
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  
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  
雷與陳三府同特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

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  
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

佯狂

之獲金  
果得  
作所

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為  
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  
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奉灌嬰  
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卓豈  
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著  
凡七十人旋拜待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  
官至蒼梧太守

范舟傳

范舟字史雲舟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  
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舟耽之乃遁去到南  
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舟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

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

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

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取交勢利奐後為

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遺書請舟舟不至及奐

遷漢陽太守將行舟乃與弟協步齋夾酒於

道側設壇以待之舟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

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

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

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井曰子前在考城思欲  
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  
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  
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免贍  
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菜蕪長  
縣屬泰山故郡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  
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  
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  
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

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

袁宏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招拾

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難矣遂誓不敢受○劉放曰註遂誓不敢受按取畝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或寓息客

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

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

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

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持原不理罪

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

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看所下墳封高下令

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

反斷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匡也今皆

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知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

留太守累行論謚謚法貪曰宜為貞節先生請白

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

各為立碑表墓焉

###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

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

事薛安察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

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

銀從吳毛詩云斧使就挾於肘腋何承天纂文日甫今

之誤也張揖字詒云甫刃也銀音就語獄卒

華按說文字材王蒼並無銀字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飲食

不肯下肉焦毀塗地者掇而食之掇括也主

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

通薰之本草經曰馬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

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

絕又復燒地以火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

悉墜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

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

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

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

無義忸伏也猶言慣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

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

安深竒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羨談表其言辭

鮮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風俗通曰光祿華  
賜上就為主事

###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

今貝州武城縣

從兄忠

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

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

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

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

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

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

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

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三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

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

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

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

所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

封郝侯

郝今貝州縣也音式掄反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



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

高士傳尚

長向字作尚也

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

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

說文綃生絳也

從系肖聲音消按此字當作慄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慄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又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

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

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

市乞匄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

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

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

脫易簡素

而栩更乘

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

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  
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  
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  
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  
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  
百官志曰每列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  
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

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  
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  
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  
責在輔令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  
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  
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  
環芟乾草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  
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  
至誠

今祈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起焉

敬故

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曰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貧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

嫠獨則助營妻娶

寡婦為嫠無夫曰獨

獻帝遷都西京

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

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書嘉其

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

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

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

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

死

###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

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

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入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

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

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

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

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

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其以德感入若此舉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  
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  
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為那吏時玄  
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  
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  
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  
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  
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感差也言獨行之  
人乘履方正不差  
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  
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王師道校正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

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占

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

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

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

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

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

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箕子之術箕子說

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其子說

行陰陽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

之術也七志有師曠之六篇

緯七經緯也候

之部尚書中候也

鈴決之符兵法有玉鈴

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

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

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

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

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其遠之符符長五寸

自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

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替留

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

冥隲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爾雅曰隲深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頌更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

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

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

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前書在

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

而占之也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

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

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

日專挺音大寧反須史陰陽吉凶立成之法

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史一卷孤虛者孤謂

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

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及望雲省氣推處祥

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首氣者觀城郭人畜氣

以占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

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

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久矣鄭玄註云明素

恭肅於鬼神且或曲辭以章其義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

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所謂民可使由

之

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

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

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

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後王莽矯用

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特宜者皆

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

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為大

司馬見

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

乘忤淪敗

各見自是習為內學尚奇交貴異

數不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讖之書也是以通

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秦議慷慨以為宜見



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

子長亦云觀陰陽之

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

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思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

備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

破音五

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

詭俗乎如今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

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日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可為乎故曰苟非其

入道不虛行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

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

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劉

放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中世

張衡為陰陽之宗即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

名家焉謂襄楷蔡邕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

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

特事因合表之云也

後漢書

四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

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

帝時有言越雋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博舍時

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

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

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

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變

其年

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入豫為其備刺史不

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

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百刺史刺史笑

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滂水

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滂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音于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

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自

介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放曰舊本有時入

到

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  
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  
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  
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  
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  
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  
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筭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  
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  
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郭在

漢改為新鄭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

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

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

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

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

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

葬陰竒上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

愛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  
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  
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  
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爵音異  
噴也音異執法奏為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  
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  
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  
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斫  
車鞞鞞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

愛衣受

此異于

此異于

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特匈  
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  
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禱該瞽  
不復言瞽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  
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  
音古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  
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

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

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特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

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

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

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

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

復昔大禹決江踈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

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

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

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

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

吏恐遽白晨晨驚曰界濫矣太守聞忠信可

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

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

界異

晨於都官為楊起廟圖書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

中下四方高也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

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

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

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

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放曰主簿

字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

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

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

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漢書曰監

每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

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軾

以禮之禮記曰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

軾視馬尾也

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診視說文曰診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

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入

走

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

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知

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

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

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

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

和吳如

鶴駐山巔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  
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  
有臧豐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  
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  
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  
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  
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

日異

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  
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

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  
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

廉為壽張本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喪  
父年五十不肯嫁出養孤弟

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娉娶皆成  
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

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  
稍遷荊州

刺史

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  
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將駕

幸魯陽有詔勅荆列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  
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

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呵決正一縣三  
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

盡如此者朕不憂  
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



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  
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  
雍熙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之殷  
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  
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  
其有極孔安國注  
云皇大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  
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  
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  
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  
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庸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蹟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  
據其道德以經王務肯為陪隸與臣從事奮  
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矣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  
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列威  
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  
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  
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  
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  
五侯九

彌

伯杜預注云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

有伊吕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蘓京房之

倫左傳史蔚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

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

寵念存遜道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

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亦漢之

棟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宜當拔擢使登

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

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

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

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且乘致

履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

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

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

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

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

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

下葬墓不起墳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

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  
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自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  
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  
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  
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  
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郡發庫兵擊之  
又有風吹削脯脯當作插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

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  
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  
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土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太守以問由由

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  
掾獻橘數包由嘗從入飲勅御者曰酒若三  
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  
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  
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開州縣也近句曲山有

所容因名焉

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

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

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

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

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

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

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

旂宛陵縣屬

丹陽郡旂以丹濟水也

馬跡足是以不得速

跡屈也

稜乃

旂

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

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鬻室卒有暴

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

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

井此禍為婦女主鬻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

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

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

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列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特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列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觜觶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竒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

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敷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

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  
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  
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天  
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  
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曹  
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  
葬弟子皆家于  
墓行心喪之禮三年  
喪畢或去或留也曹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  
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

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  
笏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  
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  
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  
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  
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  
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

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  
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  
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史槌破從者頭生開筒  
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葉翳遂  
隱居竈跡終于家

###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河南平輿人也習  
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

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  
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  
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  
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  
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  
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  
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嘗入城  
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  
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第固

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

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

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

門戶殖財日夕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金玉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謂之不棄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

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



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

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

璇機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移也禮緯舍文嘉機

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舍孽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也題辭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

大狐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

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

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

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

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

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

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

都

乎然贊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字仲綏安立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閒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即宗李昂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辭諸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具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古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駟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于家子頡自有傳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亦入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

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能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能君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

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

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不

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

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申

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

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

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

帝異

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今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

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

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食以為

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

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士逸素與英善因與

議談者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

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

後漢書卷之

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帛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待中

奴婢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稀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乘用本乎禮樂

適末或踈也文章雖美時敵則不用及其陶器

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

乘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而

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謂莊子曰惠子

無用莊子曰如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天地非

不廣也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則足而墊之

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

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

乃誦譟遠術賤并國華遠術譟禮樂國華謂

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

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

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孟軻有言曰以夏

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張泉校正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東人  
 後漢書八十二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檀傳  
 二十八  
 唐檀字子產  
 豫章南昌人也  
 少遊太學  
 習京氏易  
 韓詩  
 顏氏春秋  
 尤好災異  
 星占  
 後還鄉里  
 教授常百餘人  
 元初七年  
 郡界有芝草  
 生  
 太守劉祗欲上言之  
 以問檀  
 檀對曰  
 方今外戚豪盛  
 陽道微弱  
 斯豈嘉瑞乎  
 祗乃止  
 永寧元年  
 南昌有婦人生四子  
 祗復問檀  
 變異之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

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

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其殿省揚舉

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

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特

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

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入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

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

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

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

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

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

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

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

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

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

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  
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  
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  
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  
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  
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然不受錢而去也  
○劉放曰注賣者人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  
相欺案文多一人字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  
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  
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  
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  
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由得此  
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

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  
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  
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  
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  
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  
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  
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  
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  
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



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  
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

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  
占之術多有顯驗特以方術之前世京房自云  
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

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

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

守馮緄始拜郡開綬苟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  
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  
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  
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  
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學術延熹三年琅邪  
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

廣道甲解見  
卷之序傳

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

中郎將杖鉞將兗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

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

武陽開陽陽都宜發五陽郡兵郡多有陽謂

安陽並近莒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

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特進兵一

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

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

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

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

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

果以破賊於是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

慎焦董之識焦延壽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

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

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  
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  
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  
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  
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  
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  
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

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  
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  
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  
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  
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郫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  
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  
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

無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  
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  
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  
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  
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  
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  
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  
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日密志

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  
稱疾不仕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  
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荅曰僕文不能盡  
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來自飾畫其性自然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弟舍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  
密之文詳遷  
大司農 勿卒

###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  
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  
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

於世診候也音直忍反弟子程高字求積年翁乃授

之高亦隱跡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

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

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

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所養必盡其心

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閒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

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

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

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

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

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

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

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

其對年老菜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

佗音徒何反

沛國譙人也

一名專

音孚

遊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

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

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

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

處截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

齊齊作當

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

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

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

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

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

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縮糠色犬一

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慙

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

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

後漢書

七日愈又有入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  
積年佗使悉解衣剗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  
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  
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  
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  
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  
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  
及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  
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薰囂  
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  
汗洽出著粉汗慘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  
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割  
腹養藥也佗便飲藥令卧破腹視脾半腐壞  
刮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劉放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  
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隣壘甚

**酸**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鹿大謂之蘋  
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  
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壘也○劉  
放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

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

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

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竒魏志曰故

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

胎已死使人手模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且愈縣  
吏尹代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  
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  
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

當啼泣而絕果如他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  
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他日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他日尋外實延內實故  
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且並起者也 又有

一郡守篤病又他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  
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  
大怒令人追殺他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  
而愈又有疾者詣他求療他日君病根深應  
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  
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他遂下療應時  
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胃中煩懣

面赤不食他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  
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  
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  
便愈他日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  
至期疾動特他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他常  
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他針隨手而差有李  
將軍者妻病呼他視脉他曰傷身而胎不去  
將軍言曰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他曰案脉胎  
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



更呼他，他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他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他之絕技，皆此類也。」  
他別傳曰：有人病脚臂不能行，作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

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他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他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他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他亦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他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

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他求適值見収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學普依準他療多所全濟○劉放曰普依準他療他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朽不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鸕顧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顧身不動而迴顧也兼予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

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勤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

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作別傳曰吳普從他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

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

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臧之間不

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

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  
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別  
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  
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  
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  
壽而氣力強盛恠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  
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子書無  
麩字相傳音女靡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  
恨惜○劉放日注本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  
字書按文多一本字  
兩以是為率言又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  
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  
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

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  
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曾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  
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  
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  
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常屈頸音喬音息音  
謂掘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反毛詩曰有巢唯鷓毛萇注曰鷓雉也山海  
經曰女凡之山多白鷓郭璞曰似雉長尾走  
且鳴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  
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

於鄉里不其懸。曾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  
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阜亂後莫知所在。  
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絲彩  
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  
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  
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追成一且與  
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  
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  
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

閩中地今泉中也

本女子化為丈

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

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

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

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具寧溪出具寧縣經烏傷

謂之烏傷溪在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

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

易

枯楊生萑王弼注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

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

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

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懷。梧支也懷忙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

渡，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

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

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

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

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

###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

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

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

明白，可更來。長房旦白，復詣翁。翁乃與俱入

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

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

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入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甬人對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舉為扛音江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

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有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發州新蔡縣西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旬日而已十餘

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  
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  
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  
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  
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  
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推鼓者郡中患之時  
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  
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  
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  
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  
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  
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  
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  
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  
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罪人問其故  
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

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劉放曰又嘗坐客

謂長房身也不當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

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何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

陰宛句今曹州縣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

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

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

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

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

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

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

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

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

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

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

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



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入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

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並猶具也小住並行應之音蒲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朗反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觀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

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箭向根叩  
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  
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  
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  
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在所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  
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  
備所少具松江鱸魚耳  
松江在今蘇州東南  
首受太湖神仙傳云

松江出好鱸  
魚味異它處

元放於下坐

劉放曰放於下  
坐又下放曰亦可

得也按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品者明放皆當作慈

應曰此可得

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

劉放曰案  
文多一竹字

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

劉放曰

按文當作拊掌大笑

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

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

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

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

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

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

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自蜀反劉放

使蜀反按文少一自字 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

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

乃為齋酒一升脯一介手自斟酌百官莫不

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

脯矣鑪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收欲殺

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

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後入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

群劉放日按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

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

前兩膝入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為事即競

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入

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

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

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

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即安平李

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

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

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

久乃蕪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  
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逐聲乃至於是也

###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  
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  
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宛縣人也○劉放曰宛縣人其初行  
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

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陳寔  
韓韶同見其事

###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  
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  
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  
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  
盲意名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

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入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開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劉放曰：問之，案之當作曰。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獲。」

甘始傳

甘始傳，其文略高，身久已失，云與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

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公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

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著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羨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以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頃奮尾鼓鰓，旋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

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賸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劉放曰註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未見授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

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

之不絕房室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

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術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羨力益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噏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放曰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

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

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

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

效如或遷訛實乘玄奧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王師道校正

